



阿順叔公个俵仔（南四縣腔）

日頭會落山了，阿順叔公在禾埕泡著老人茶，一口一口定定仔嘍。

松興同瑞芳遠遠行過來。松興生來矮頓矮頓，又曬到烏疏疏，盡像耕田人，實際上係健康國小个學務主任兼教體育个先生，專門訓練野球隊去比賽。莫看伊矮，走姦起來盡遽，球隊个細人仔盡佩服伊；伊訓練球隊个時節蓋嚴條，假使分伊發譴起來，就會大嫲聲喝那兜細人仔，同響雷公共樣，故所細人仔暗背喊伊「雷公教練」。

瑞芳也係健康國小个先生，伊係一年級溫柔个先生，特別愛教細人仔唸客家童謠，每擺愛去客人个各種比賽，伊就自願替學校訓練，又還愛自家買糖仔賞分細人仔食。

伊等兩個人共下來尋阿順叔公。

「阿順叔公，巡田歸來了坐寮咩？」松興个聲盡響，遠遠就聽著了。

日頭个光線還息把刺眼，阿順叔公目眯眯仔，看著係松興同瑞芳來了，笑微微仔講：「松興、瑞芳，來來來，食一杯茶來！」伊拖過藤凳仔來，松興共快接過手，過拖一張分瑞芳坐。

阿順叔公斟茶分伊等兩公婆。

「阿順叔公，」瑞芳食了一口茶，將茶杯仔放下來。「愛去臺北擺準備好了咩？」

「唉哉，愛去三五日仔定定，有麼个好準備喏？」

「這係佢家娘自家滷个鳳梨醬，講愛攪兩罐分正達伊等煮啦！」講歇將手上攪个袋仔拿分阿順叔公。

「愛使恁麻煩喏？留著你等煮就好了啦！」阿順叔公拿過手來。

「講著這個阿達仔蓋無意思哩！討姐仔搬去臺北十過年了，恁少歸來，每擺淨過年轉來兩日，又轉妹家了，愛做臺北人咩喏？好得毋係搬去美國，嘎無就做美國人了喏！」松興越講越大聲，瑞芳觸伊个手蹻，使眼角喚伊莫講了。

「正達係電腦工程師，本來就較無閒啦！」瑞芳共快轉話。

「毋係恁呢講啦，阿順叔公恁多歲了，著無？屋下个田賸一半分人耕了，又還有一半阿順叔公自家在耕，無想講啊阿爸食了恁老了，應該愛歸來照顧老人家啊！」瑞芳又揷松興，目珠緊視伊。

阿順叔公也無盡老，六十零歲个人，係正達伊阿公老了正討過个姐仔降个，故所伊叔

伯兄弟早就子孫滿堂，有兜个俖仔比伊過多歲，顛倒愛喊伊「阿叔」，當然蓋後生就做「叔公」，大家就喊伊「阿順叔公」習慣了。

「啊這滿毋就打電話來喚阿順叔公去臺北寮寮哇？無定著阿順叔公核著習慣了，乜搬去臺北核哩！」瑞芳又打圓場，自家自動拿起茶壺仔將三個人茶杯仔又斟滿來。

「毋會啦！美不美，故鄉水。核鄉下六十零年了，核慣了，去都市會核毋慣啦！」阿順叔公看著遠遠个日頭，嘔一口菸，敲歇菸屎，停了一下仔，摸伊腳脣口跔著个黃狗仔个頭那，講：「佢今下較操煩个係這隻老黃仔，佢驚伊會憨憨仔等佢裝飯畀伊食。老黃仔就愛搭你等了。」

「唉哉，阿順叔公，這有麼个問題喏？佢話著你愛搭佢係金銀財寶正得！」

阿順叔公哈哈笑，「佢哪有麼个金銀財寶喏？」

「阿順叔公个金銀財寶就係正達啦，仰愛使搭人哪？繳伊出國讀博士，又同伊討一個恁會賺錢个姐仔，毋係金銀財寶係麼个呀？」

「係欸，像佢等兩公婆，一生人做先生，賺無幾隻錢，寮日又愛搵手種弓蕉無閒好寮，實在清苦哦！」松興看一下瑞芳，牽伊个手，「看哪，瑞芳个手做到粗歇！」

瑞芳又視松興，共快將手踇轉來。

「你等兩公婆个賢孝歸莊仔都知，正達同美華哪有你等一半好喏？」阿順叔公啟一口大氣，講：「佢係有你等恁呢个俖仔、心白，佢就甘願了！」阿順叔公个手又摸老黃仔，老黃仔乜伸出舌嫵緊舐阿順叔公个手。

「正達讀到博士，又好名聲又賺多錢，阿順叔公愛滿足了！」瑞芳講。

「係呀！阿達仔係佢等從細搞到大个朋友，最會讀書啦！」松興停一下，捧起茶杯食一口茶，「來，老黃仔，來，跔佢來歸，」松興同伊曳手，老黃仔行過來舐松興个手。「阿順叔公，你做你去臺北寮啦，這幾日仔佢等會同你掌屋、照顧老黃仔啦！」

阿順叔公看著老黃仔行過去，講：「老黃仔這隻山狗猴仔，逐會走出去尋狗嫵仔，嚟怕降細狗仔哩！」

瑞芳噓出來，措著嘴講：「你愛去尋俖仔、孫仔寮，顛倒毋盼得老黃仔，老黃仔還較像你俖仔唷！」

松興乜跔著講：「係欸，應該做好事辦桌同老黃仔討心白，過來還愛請滿月酒正著！」

阿順叔公哈哈笑：「好喂啦！敢斷真哩！」伊又看老黃仔：「老黃仔，去啦，去松興屋下核幾日仔！」

阿順叔公坐頭坊車到臺北，雖然做得坐高鐵，毋過價數忒貴，坐一般个火車就做得了。

伊手上拿著那住址，揉到會爛歇了，問了幾下个人，正彎彎幹幹行入細巷仔肚，尋到住址上个大樓。臺北个大樓又高又多，玻璃會反射日頭花，目珠都會擘毋開唷！恁熱个天行恁遠个路，實在肚渴！伊拿出自家帶个茶壺仔，灌了兩口茶。

大樓管理員講姓劉个一家人愛盡夜正會歸，連細人仔都在補習班食歇夜正倒轉來。阿順叔公在大廳坐該膨發實在蓋毋慣習，坐這片也毋好，坐那片也毋好，等來等去等到啄目睡。

毋知過了幾久，大樓个管理員同伊喊醒，伊搯幾下目珠，續一下仔恁毋起這係哪位。正達企在伊面前，「阿爸，你來恁久了咩？」

阿順叔公想起伊來到臺北了。看到正達、美華，還有伊个孫仔文彥。

「爸！」「阿公！」美華同文彥共下喊伊。伊這下真實醒了，面上隨有笑容，看到正達、美華拿著公事包仔，文彥也揸著書包，知呀伊等正歸來。阿順叔公看一下大廳个時鐘，過五分就九點了。

「阿爸，你食夜了無？」分正達問啊去，伊正恁起肚屎咕咕滾哩！在鄉下，這下早就食飽咻了釀茶，準備愛睡目了唷！

阿順叔公無應伊，正達想，假怕阿爸敗勢講，「美華，你去買加一个飯包來！」

阿順叔公正看到美華手上攞著塑膠袋仔，裡背有兩個飯包同毋知麼个東西。伊看美華無麼愛動个樣式，「毋使啦，佢頭到有去食一碗麵了啦！」

「恁呢唷，嘎無佢等就上去哦！」

一家人大攞細攞坐電梯上樓。

等正達拿鎖匙恁呢轉恁呢轉開一片門，裡背又還有一片門。伊知啊愛防賊仔毋正愛裝恁多鎖頭。

門打開來，正達、美華行入去，正達先入去間房，美華將食个東西攞入去灶下，文彥背著書包歸个人坐落去膨凳，隨就扭冷氣同電視。

阿順叔公定定仔行入來，客廳仔有膨凳、電視、酒櫥仔，落地个窗簾分冷氣吹啊輕輕个飛；窗仔脣口有一頭發財樹仔，電視脣口有畜魚仔个魚缸。

「文彥，來，這是你吔！」美華對灶下行出來用國語講，拿一包炸雞排分文彥。

文彥緊扭無共樣个電臺，美華無閒在拿飯包出來分正達同自家愛食。阿順叔公也在款自家个東西。

阿順叔公坐歸日仔个車仔也瘡了，盡想睡目。

「阿爸，你來睡這間好無？枕頭、被骨麼个就便便。」正達食飽了，帶伊去分人客睡个客房，有雙人的膨眠床、有衫褲櫥仔、有書桌仔，看起來毋會差。

間房看起來合合仔，同鄉下恁闊个所在比論毋得。毋過，在臺北恁呢四房兩廳个大樓，無兩、三千萬係買毋起。正達在同事之間，算起來係蓋打拚了，敢貸款買恁好个大樓來核。

「這軟習習个膨眠床佢睡毋慣哩！有硬樹板个無？」阿順叔公掀起眠床墊仔，摸下背个樹板仔，「嘎無，這墊仔拿起來好了！」美華聽著嘴呶啊盡高，這墊仔係進口个會記憶个墊仔，真實毋識貨！伊阿爸阿姆來个時節，盡好睡這張眠床哩！正達無講話，就搵手將墊仔掀起來靠在壁上。美華兩手扠腰、緊視正達，正達假詐無看著。

「阿爸，恁早跣咭？愛煲粥咩？」正達看一下時鐘，毋前五點半，阿順叔公在灶下開瓦斯尋鑊仔，鏗鏗鏘鏘个聲吵醒正達了。

阿順叔公無應伊，淨看一下正達，伊還著睡目衫，又看一下正達个間門。

正達也回頭看一下間門，伊知啊阿爸个意思係美華仰還在睡，無跣起來煮，本來想愛

伸懶筋擘嘴个，共快講：「美華在銀行做襄理盡無閒，有時節加班到盡夜，有時節還愛拿帳目歸來算，故所睡較晝，無煮朝啦！」停了一下了又講：「佢等巷仔口蓋多賣食个，盡方便啦！」

「一日到暗食外背毋係辦法啦！文彥當會大，細人仔營養愛顧好來！」

正達回想以前伊還細，阿姆心臟毋好，不時發作起來愛住院，到伊四年生个時節，阿姆就過身了。阿順叔公從伊阿姆發病時節就開始身兼慈母，愛下田做事，又愛共快轉屋下煮飯菜分正達同伊阿姆食。阿姆過身後，阿順叔公擔心伊遺傳著伊阿姆，身體毋罈強，不時煮一息補喚伊一定愛食。無定著就係阿順叔公恁呢顧伊个身體，到這下，連感冒都盡少避著。

今價，文彥六年生，瘦弱瘦弱戴目鏡，看起來比伊以前五年生還較細隻。

正達毋知愛仰呢應，惦惦去拿鑊仔同杓嫵。

正達聽阿順叔公个交代，下班共快去帶文彥轉屋下。

雖然毋係煮著大魚大肉，文彥看著歸桌仔菜，覺得眼花了。

「哇，阿公，你仰恁會煮菜呀？」文彥一半國語、一半講客。

「媽媽呢？」阿順叔公知啊這隻孫仔無麼曉得講客，就用國語。

「媽媽又要加班……」

正達共快接下去講：「毋怕啦，佢留一息菜起來分美華，佢等先食啦！」

祖孫三人歡歡喜喜共下食夜。

正達揀碗筷洗好，阿順叔公去書房看文彥寫作業。以前正達細細讀書時節，阿順叔公也恁呢看伊寫作業，日仔過哇盡遠哦！今價孫仔文彥又恁大了！

「你嘴嘟嘟在譴麼个喏？」客廳仔傳來正達个聲音，原來美華歸來了。

「佢頭到堵著對面个李太太啦！伊拿這高麗菜乾同鳳梨醬還佢啦！伊講若阿爸今朝晨去ngian³¹伊等个電鈴仔，拿這兜東西分人啦！」美華聲音蓋尖，聽起來蓋譴，文彥伸一下舌嫵，平常時可能分美華大聲細聲罵慣了！

「較細聲啊啦！愛分阿爸聽著咩？」正達看過來，阿順叔公閃去門脣口，假詐毋知伊等吵事。

「阿爸拿這畀伊等做麼个喏？」

「佢得知？」

「這高麗菜乾同鳳梨醬應該係阿爸自家滷个，愛送分伊等啦！這煮魚仔盡好食哩！高麗菜乾煮湯也盡甘，燜豬肉也做得！」

「你講个蓋好聽，人李太太講，伊等毋愛食恁呢死鹹个東西，會血壓高！送恁呢个東西分人，實在瀉面皮哩！」

「仰會喏？阿爸以前煮這兜菜，佢做得齷三碗飯哩！你毋正有一个恁大籬、恁有福相个老公！」正達摸自家个肚胃，嗑啊嗑个講，「過再講，阿爸以前也會送東西分鄰舍，鄰舍也送東西分佢等，這就係人講个『敦親睦鄰』啊！李太太毋愛這兜東西就算了！伊等無口福啦！等留了自家煮自家食！」

「麼人愛煮哇？偌同你講，結婚个時節偌就品好了，偌毋愛煮菜嘍，偌毋係嫁分你做老婢仔哦！」

「偌知啦，你係最靚、最有氣質个裏理，仰做得煮菜、食這兜擺毋上桌个鄉下菜啫？」正達愛撩伊噓。

「唉嘍！你毋知啦！李太太蓋像蓋高尚樣式，平常時蓋會展，阿爸送恁呢个東西，偌等會分伊看惹歇！偌等仰做得輸伊啫？像偌阿姆送伊等洋酒，伊就蓋歡喜收了，恁呢正體面！」

「下二擺莫送伊東西就好了！」正達兩隻手攤開。「偌等又毋使巴結伊！」

「講你無志氣一息就無爭差，」美華指著正達个頭拿，「面子！面子！你知無？這係面子問題！」

阿順叔公在書房聽伊等講歇，心肝肚當清苦，送一息東西分人顛倒分人看毋起？顛倒無面子？

第三日打早，阿順叔公又跣起來煮朝，剝豬肉同蔥頭去煎瓠仔版，文彥從來無食過，食了幾下埕；正達係感覺著自家个童年歸來了！阿順叔公雖然係男仔人，為著愛畜正達，學到蓋會煮食。正達每日帶去學校个飯包香噴噴仔，每日菜色都無共樣，大家都欣羨。

阿順叔公看灶下个盆頭鉢仔都新diam¹¹ diam¹¹个，美華一年透天開灶頭个日仔怕用手指就算得出。伊敢一口大氣，恁無開个生活，日仔敢有較好過？

歸日仔在屋下無事情做，這滿放學个時間到了，阿順叔公特別交代今晡日文彥莫去安親班，直接歸來屋下就好，伊會在屋下等文彥下課。

「阿公，偌歸來了！」

「去手面洗淨啊！阿公有煮綠豆仔湯哦！偌舀一碗分你。」阿順叔公將手上个泥撥淨啊，乜愛去洗手。

「阿公，你在做麼个啫？」

「偌想愛種一息菜來啦！你等臺北个菜恁貴，又有噴農藥，毋當自家種！你想愛學自家種菜無啫？」

「好哇，好哇，蓋趣妙哩！」文彥拍手講，一下仔又將手放下來，「毋過，阿公，你會分阿姆罵哦！阿姆毋好偌等種花啦！」文彥又開始講國語：「養小狗、小貓啦！她說沒有那個美國時間照顧他們啦！」

「毋怕啦，你來搵手，偌等先種了正講！」阿順叔公心肝肚惱，心白敢恁好膽，敢在伊面前罵伊、罵文彥？

兩個人掙了點過鐘，又食了綠豆仔湯，阿順叔公正煮飯菜。

美華又在公司加班，阿順叔公看文彥寫作業。

「今晡日無去安親班，作業曉得寫無？」

「曉得啦！今晡日愛背英文！」

「嘎你共快背，背歇阿公正做一個極樂仔分你。」

「『極樂仔』是什麼呢？」文彥聽毋識。

「你等國語講『陀螺』啦！」阿順叔公學一息國語了。

「阿公，」文彥噓伊，「陀螺用買的就好了啦！不用做啦！」

「自家做个同別人个無共樣哦！佢做分佢孫仔，全世界淨一粒定定！」

文彥看著阿順叔公，伊毋了解，買个恁方便，做麼个愛恁麻煩自家做喏？伊毋知呀對阿順叔公來講，做得同孫仔做搞奈个東西，心肝肚一等滿足。

「陽臺仰恁骯髒喏？麼人裝个呀？去哪掘泥裝呀哪就係喏？」美華每擺歸來就係發脾氣。

文彥毋敢講話，看看阿順叔公，恹恹背英文。

正達講：「阿爸愛同佢等種一息菜啦！自家種个無噴農藥哩！」

「文彥你出來！係毋係你鬧阿公愛種个？」

文彥又看看阿順叔公，伊將書慢慢仔放落，恬恬行出間房。

阿順叔公跣出去，伊看識文彥盡驚美華，細人仔驚啊分大人罵到著驚就毋好了。

「文彥，是不是你吵著阿公要種菜？」美華又用國語問一擺。

「沒有哇，是……」文彥毋敢講。

「是什麼是！沒到安親班去，跟阿公在家作怪是不是？上一次月考考這麼爛還想要玩？」

阿順叔公講：「那泥沙係佢去掘來个啦，陽臺雖然淨一小角，也做得種息把菜來煮哇！」

「好喂啦！阿爸罕得來，文彥同阿爸奈有麼个關係喏？」正達出面緩緩哪。

美華聽到阿爸嫌伊个屋仔「陽臺淨一小角」，諷到會噉腦筋！「我們這裡是高級住宅區耶，種什麼菜呀？別人會把我們看成是鄉下土包子耶！那麼愛種菜就回鄉下種菜去！你乾脆也辭職回去挑糞好了！我叫我爸爸也不用再資助你們公司了！」美華調故意用國語大嫺聲罵正達，伊話到阿順叔公聽毋識。

「美華，妳幹嘛這樣講，他是我爸爸、妳公公，妳怎可出言不遜呢？」正達也趕緊用國語阻擋伊過講落去。

「我跟你講，」美華看一下阿順叔公，確定伊應該聽毋識，又對正達講：「我受不了，你爸爸七早八早起來煮早餐，吵得我不能睡覺；我用洗衣機洗衣服，他還拿過去用手洗！文彥上學快遲到了，他還說要陪他慢慢散步走路去；他講話嗓門又很大，左右鄰居都知道你爸爸來了，這樣很丟臉耶；現在還把陽臺弄得亂七八糟的……，這樣搞亂我的生活步調，你知不知道！」

「好啦，美華，我會跟爸爸說，讓爸爸慢慢適應我們都市的生活！」正達安慰美華，拍拍伊个肩頭。

「真的要讓阿爸住在這裡嗎？誰叫你還沒跟我商量好就把阿爸叫來？」美華个態度共樣盡硬。

「當然要讓阿爸住這裡呀！兒子照顧爸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嘛！」這句話毋管麼人聽著都會恹講係賢孝个俅仔講个，毋過，正達个口氣無麼肯定。

「媽媽，讓阿公住這裡啦！阿公說要做玩具給我耶！」

「毋係啦！」阿順叔公講話了，他用國語說：「我住幾天就要回去了，」大概無麼習

慣，又過講客：「田畝仔無去巡巡遶遶哇仰做得啫？」伊停一下仔又講：「過再講，老黃仔還在屋下等俵。」其實就算聽毋識，聽伊等大聲細聲地知啊又在吵事，手比來比去緊指伊，地知啊在講伊个事情。

美華知啊阿爸聽識國語，面色一陣青一陣白，毋過，伊講毋出會(fi⁵⁵)失禮个話。

正達也毋敢出聲罵姐仔，平常假怕分姐仔壓落底了！

阿順叔公惱起正達五歲那年出麻仔，那時節伊阿姆還在，看伊發燒緊叫，毋知愛仰結煞？續同正達共下緊叫！阿順叔公將把歸夜仔捕著正達搖伊睡，會到天光仔正睡落覺。真實印證「爺娘想子長江水，子想爺娘擔竿長」！

第四日打早，雖然阿順叔公講愛歸了，共樣又煲一鑊鹹粥。

「阿爸，毋使恁呢麻煩啦！」正達想愛同阿爸留下來，又驚美華發譴。

「毋會啦，去喊文彥來食朝！」

文彥牙齒搓好，行前同阿順叔公講：「阿公，在這核啦！莫恁遽歸啦！」

「毋愛啦，偃想鄉下个鄰舍伊等啦！」

「阿公，嘎無，偃奈暑假正去鄉下核！」

「好啦，」阿順叔公對衫褲袋仔拿出一項東西，「這粒極樂仔分你搞啊！下二擺阿公正做紙鷗仔分你！」伊又對正達講：「這掛鎖匙還你。」伊昨晡日開門、鎖門，裝了十過分鐘，從來無識開過恁多支鎖頭，實在麻煩。

正達接過鎖匙，「阿爸，毋使恁趕緊啦！偃等下載你去坐車仔！」

阿順叔公眨一下目珠，「毋使，你愛上班，毋好赴毋著了！偃自家會行去車頭打票啦！」

正達無過講麼个。

「公婆係愛做一生人个，愛好好同美華相處，知無？」

正達開嘴蓋像愛講麼个，又吞落去無講出來。

阿順叔公惱，敢真實討姐仔就變姐仔个俵仔了？假使正達開口留伊下來，加減有將伊放在心肝肚。今價，連假意留伊个話都無，還細惜到大个俵仔真實無用哦！

阿順叔公歸到屋下又過晝了。伊个腳步實在沉重！行過門樓个門墩，耳公盡利个老黃仔就走過禾埕，汪汪汪緊吠。阿順叔公大聲喊：「老黃仔！老黃仔！」

老黃仔行過來，蹭伊个腳，緊嗚嗚嗚，蓋像在叫。

「你盡想偃咩？」阿順叔公跔下來勒著老黃仔頸根。老黃仔伸出舌嫵緊舐阿順叔公个面，阿順叔公皺皺个面總算有笑容了。

歇暈半點零鐘，伊又帶老黃仔去巡田。

到臨暗仔了，松興同瑞芳又來阿順叔公屋下。

「咦？阿順叔公仰恁遽就歸來了啫？偃愛來餵老黃仔了！」

「坐下來哪！偃有餵伊了啦！啊你等下課了啲？」阿順叔公拖藤凳仔分伊等兩公婆。

「松興仔訓練球隊到這下正煞。」瑞芳算係回答阿順叔公。

「你仰無在臺北核加幾日仔啫？」松興問。

阿順叔公無回答松興，「佢歸啊來老黃仔就在門口等了，伊仰無在你等屋下啱？」

「伊唷！佢毋核哩！同伊縲著伊就緊吠緊跳，啟呀開來伊就走歸來這，佢同瑞芳歸就朝晨暗晡來這餵伊！」

「係唷！」阿順叔公又摸老黃仔個頭那。老黃仔又舐阿順叔公個手，嗚嗚嗚個聲蓋像在怪阿順叔公將伊揸(vid²)歇幾日仔。

「阿達仔恁久好無？伊仰無留你啱？頭路盡無閒咩？恁孤盲哦！」

瑞芳觸松興個手躑，又問：「文彥仔假怕蓋高大了唷？」

阿順叔公還係無回答。

松興同瑞芳你看佢，佢看你。

松興大聲講：「啊，佢知了啦！人係乖俻仔，毋使在身邊看著，也毋會變古變怪；佢等這無乖個俻仔，正愛跣上跣下跣著爺哀，嘎無就變精怪了！」

阿順叔公看著遠方個夕陽，日頭共樣恁紅恁靚，毋過伊同那日仔愛去臺北個心情完全無共樣，伊個目珠眶濕潤濕潤，蓋像目汁，「瑞芳，你講著了啦！老黃仔係佢個俻仔，佢個俻仔！會緊跣著佢個俻仔！」

松興同瑞芳講毋出話來。

創作理念

到都市發展的青壯年，總是不能體會老一輩的人對家鄉的眷戀，城鄉差距造成了三代人生活的隔閡，想要努力在都市生根往上爬的年輕人，終究還是將親情置於腦後……，對苦苦栽培孩子的老父親情何以堪？

鄉下暖暖的人情味，還是可以安慰被擊敗的老父親的！還有，忠心陪伴的老黃狗，讓老父親心靈有所寄託！

吳秀梅

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教師

